

容齋續筆

三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案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



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
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
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
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
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
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
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

道侯韓說諫曰前吾王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

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

世嘗不快上所為云可上意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

橐箠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

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

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

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
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

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
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禽七國反周亞
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
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
饗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
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闕與趙奢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
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
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
絳侯客也晁錯傳云錯已死謁晉僕射鄧公為校尉擊
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重拜為汝陽中尉鄧公者豈非
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
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
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
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
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
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
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
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
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詐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
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其鑄且致大蔡焉曰訖
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
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為為己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
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金且竊其寶龜龜所出以
魯齊續筆九
卜為信與借借吉借不信也會如晉昭昭伯四子與平弟皆
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其者歸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遂葬邾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
立會為臧氏會曰德句一云取也二事皆以龜
故皆以弟而奪兄世不真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
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
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

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啓亡之此事不見於
它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据矣莊
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
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其備
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
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
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王

於丹書卷之三

五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非敬
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
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
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
於席之四端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
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
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哉口口生
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
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
共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必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
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進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
無勤弗志而曰我之乎事也及而曰我杖之乎擾
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之銘曰通入之時以地之財敬祀至天敬以先時劔
之銘曰帶之以焉服私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
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志自適予之銘曰造予
造予少間弗忘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凡十六銘賈誼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
書保傳篇之文然及胡害其禍將大母則為漢儒所作可
知矣漢昭帝紀通傳傳人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太戴
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
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
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
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墼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爰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
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
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鬪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
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
別將所將卒斬郟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
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軍將卒斬將一人從韓信
卒斬龍且之所將身生擒周蘭攻楚軍身虜騎將擊項籍
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送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
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項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
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
人傳寬傳屬淮陰擊陳豨歷下屬魯國參殘博屬太尉
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離昧戰受異相國印定上谷受
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
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
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
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
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
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迺得釋王恢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鞮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

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

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

三六八

容齋續筆九

九

卷

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

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

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
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
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
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
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
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
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
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
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
發根藥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
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
泉宮臺室柏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闕棊小方泰帝神鼎
雲陽美光緹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
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
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
則武帝所興爲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
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

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有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槌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

四七

卷齊續筆九

二

文

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

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
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
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
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
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
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
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
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
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
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
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
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
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
與何定天下法令旣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
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
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爲助也齊處士東
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或謂徹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貢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大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分復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

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
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
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
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
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
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
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具餘皆容身保
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亞相尤錄錄不足數
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
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謚王
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
贄杜黃裳裴垪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
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人若
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
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
土出為郡吏聞者闕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為東郡都

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計四治之觀此二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禾嘗云家知之無云云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世之為政者後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曰菜生三人黃者家有

三十九十五

六卷續集

四

三

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唇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也更觀菜圖夕鬼曰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以考為侍芝即平慮即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八說者以為草妖子案買菜即苦蕒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楊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

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貞而毛如耳瑠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大學四門律學書學三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誦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

三十一

各續重

四

主

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六經唐世士人多二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獻天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太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奠筐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匪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
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
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
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
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
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
是月二十一日中宣公自鄆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
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
州守權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
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
雖居最爾小壘而欲之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
視其私計辦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做策使申
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
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
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
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
與我為敵國懷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

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
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倅
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
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
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
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亮成之詭王宗伉民情可
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
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
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三不可勝
紀在唐尤多姑撫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
賊帥綦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
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
眾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眾
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略不世出名
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

至已有衆數千圓卽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
下表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晔勸甫引兵
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
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
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
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
過江將奉以爲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爲一方去害
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搃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爲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

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
師鐸不以爲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
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
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淘
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爲之畫
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
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
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爲

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
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
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
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
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六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
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夬鼎也亨利者
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夫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
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
如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它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
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
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
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
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
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

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
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
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案孫
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
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
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
正本定名防微於夫兆可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
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
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
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
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
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
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
中獨本朝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

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
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
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切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
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
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
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
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
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
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
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
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
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
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
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
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
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
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
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率覆劉氏魏唐之祚

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為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為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它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

古罇子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罇
鐃鐃鐸也以金罇和鼓鄭氏注云罇罇子也圜如碓頭
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罇子之名
出於漢之太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
什邡民段祚以罇子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
圍二尺四寸圓如笥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
當心跪注罇子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
西遷雅樂廢缺樂有罇子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
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罇子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
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
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
為證云今樂府金罇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
時有虎龍罇一山紋罇一園花罇一繫馬罇一龜魚罇
一魚罇二鳳罇一虎罇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
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傍五里山摧
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子甥余玠宰是邑得一罇

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
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
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子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
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
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
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鐻也
子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為之冠小鐻無損缺扣之其
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遠全然亦可考
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宣諸筭籠中
取者不謹斷其鈕以藥錁而榘之遂兩兩相對若三

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
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
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此為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績三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績密以栗及
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為古雅案唐登科記會
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
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
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
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與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之曰貞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貞外同然疾盧使驅使官

十一

卷之十一

三

五

傳語曰貞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爲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

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案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撫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

叩

宋齊續筆二

四

抄

一緘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求魏我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之意以爲舉自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天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為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嶽為兵部尚書李嶽為侍郎魏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謹為侍郎六人各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者蓋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宮元祐中送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不欲使人議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閉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均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

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爲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爲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爲郎大夫於是以卒伍廝圍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爲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

四丹七

宋齊續集三十一

六

五

守豈介曹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飢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

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
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
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
豈足為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
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為
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村帥皆莫及而攻圍潁
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天明徵高澄國表削之餘北伐
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無應之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
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元然其後世周封城為王軌所困
欲逼歸路蕭摩訶詰擊之曰假一聽曰塞旗陷陳將軍
事也長筭遠略老六事也一句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
請潛軍突圍復六計遂為周人所執斬士三萬皆沒焉
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
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
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為史冊
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
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
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
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
高宗皇帝

至尊壽皇聖帝為證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
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
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工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為唐書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夕陰藩相與遠近為梗思得特起奇
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亦一郡中何近表薦國子博士
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曰嚴士得幸出入禁中亦
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
非太宗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為宰
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
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嚴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
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於英賢
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
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言以自多朕知其才

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變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技竒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僱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照郴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譽之方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任國言生歲容身之贊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與羣論焉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技亦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之贊謂捍豚膺而拒疆牙颯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爲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弟署一字不盡有支因是恣爲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小衛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甸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

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宮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相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相

祖宗朝宰相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廬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旣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

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為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案天聖編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荅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

四十四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七

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寮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荅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荅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荅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祗候見參樞密不荅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

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五馬五綦持正爲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使寅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爲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馬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爲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遂禮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爲文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

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案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軼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死荅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

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為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洪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頁十三

珍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十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感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士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正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又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
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
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
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忘夜草檄
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
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
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
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
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

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
當許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
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
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
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
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
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
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
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
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

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論降羣盜軍法誓衆勦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它人比也

四升一

卷之十一

三

超

无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

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
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
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屑摶裂口舌多媒語百判純是當
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重而於蔽罪議法處不
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篇可玩如白樂天甲乙判
則讀之愈多使人厭物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空辨之陰縱下山之有恕肩陟屺之
心薄送我畿贖罪空辨之陰縱下山之有恕肩陟屺之

四十一

宋齊書

四

龍

無情辛夫遇盜而死者殺之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六讎不報未足爲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
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
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言哀情所鍾判云沉血氣之
既衰老夫老矣縱哀情之兩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
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
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
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
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
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於曰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
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
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東緼乙為
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
敵敢不盡禮事尹本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
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
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一口餘判亦不能二余襄公集中
亦有判兩卷榮然可觀張鷟字又成史云調露中登進
士第考功員外郎審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案登科
記乃上元二年天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
名在二十九既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
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為第一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
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
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
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
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
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
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墜次及越騎伏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為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濫水之審為淵沃水之審為淵洑水之審為淵

三十一

卷之二

四

起

為淵雍水之審為淵汙水之審為淵肥水之審為淵是為九淵案爾雅云濫水三出即濫泉也沃泉下出洑泉穴出澼者反入汙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汙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篇詩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琬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

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之註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案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垂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說若闕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竝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
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
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
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
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
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
三九十六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為天生偶
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
聊疏于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
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
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方萬壽十千年
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

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二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亮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

三九九

卷齊集卷十二

九

起

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個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淬爾筆鋒肆其滂葩個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零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爲池耕人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窾爲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刻缺兩角

猶重十斤潘墨如發硯其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卒以圉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屢祀歇而此獨也存縣顛之零曰若灌池研為我得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

三十九

家齊地集卷二

十

起

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負外丞心跡兩崛竒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不敢換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鬚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以兵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于人文苑亦然蓋它本誤以千字為字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王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

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人豈非螻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絲讀曰佻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讀曰雍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艾竟讀曰境飭與勅同蘇與由同啟與驅同暗與暗同

三十九四

卷之九

十一

七

晏古屢字墜古地字饒古餉字犇古奔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其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豁仇恢坐邾陝治脫攘執垣縮顛擅酣侔重禺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為可省志

注尤為煩燕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

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
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威文顏閔必注爲齊威晉文顏
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
煩於屢注哉顏自著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
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
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
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
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

四丹八

不齊續集二

七

地

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案張甚叟河中
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
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
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
之中泠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
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
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渾自此遂廢顯
顯者若此它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
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其南則漢武之長
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

公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
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
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
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
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